金石萃編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六十

王忠嗣碑

碑高一丈三尺三寸廣五尺九寸四十二行行九十字行書在渭南縣舜賢祠

唐故朔方河東河西隴右節度御史大夫贈兵部尚書太子太師清源公王府君神道碑銘并序

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潁川郡開國公元載撰

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太

清太微宮使[illegible]文崇[illegible]館大學士上柱國齊國公王

縉書

太中大夫行少府少監集賢殿學士趙甚篆額

[illegible]宗再受命宅帝位三十有五載兵加幽都討平匈奴

大將軍載戈稅弓來朝獻功　天子勞旋告成廻

慮西戎迺制詔丞相御史洛尔朔方河東節度支度採

訪使安北單于大都護御史大夫清源公王忠嗣統我

六師万口皆全磔裂單于封狼居山歸馬漠南列郡祁

連撫兹北荒厥功茂焉犬戎睚眦作虐西裔據石堡

湏獵青海皇天震怒以時致罪公拜稽首敢留

圭誅猖狂先零國怨家雠建牙榆溪樹羽河源東綴飛
狐西壓陽爾本天下勁兵制緣邊万里徂長轂動雷騁
旌旄纏播千雲蔽地欻流沙而瞰烏弋峧崑崙而睇濛
汜方且繕完補缺勸穡戒車圖全遠近功盡敵非一戰
陳章立論別白甚明以孤特之姿失貴臣之意安祿山
保奸伺變忌公宿名李林甫居邁示專嫌公不附寢營
平之奏沮樂毅之謀內隙外讒陰中交訕卒從吏議竟
羅大獄雖釗温肆爪牙之毒而哥舒有折檻之爭辯牙
門之至冤逢匡石之排妬黜守沔上沒于漢東涸我橫
海鱗年終四十五羯胡得以泝雲朔荏禍幽燕縱鳴騎

於兩都投大艱於區宇悲夫父　龍顏之英主感
風雲之早契散禍於微闇堅在脆乾坤改施忠邪易地
謫放零落離披困畏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狩　皇
輿於巴蜀劫　宮廟於虵虺口倒持而授柄豈天
意與人事　今上撫軍用公爲校士留殘憤
將有餘雖謂諸葛之猶生走仲達而知懼及肅清東土
正位　北宸傷悶鼓鞞感風烈追贈兵部尚書
太子太師邊吏增氣三軍激節蓋念功悼往國之任也
義明運訓神所勞也公本太原祁人六代祖仕後魏爲
青州刺史北齊爲白道鎮將五代祖隨周武帝入關署

馮翊椽因徙家于鄭今爲華陰人也皇考諱海賓九原太守安撫朔方諸蕃部落兼豐安軍使開元二年七月以騎士屯蕭關盛秋臨垌牧禿髮舉卅万衆東踰狄道郭知運節制隴右委稼嗷寇嬰城不動遂得踐圖西使駈掠馬牛爟火照平凉羽書驚朔塞公召將校計事皆曰衆寡不敵利病相懸濟河外之兵徵凉州之援公以爲羌虜入盜吞噬腹心掃口口而西歸不崇朝而事去方爲四夷恥終遺大漢羞職守封壃身爲障蔽辭難就易進熟偷安而無後咎餘責者微諸公誰不樂此乃拔勇簡材輕賫益馬有氣敢往不滿千人雷動飈移自辰

徂亥乘六百里夾掩賊營縱吾奇兵乘彼不意披猖受
戮橫潰狩跳終夜追奔遲明會食勵歸師於濠口殲困
獸於逵畎糅轥之所殘弋矛之所斃積屍疇蛭峒侔厚
漂血與淝河爭流氣盛忘銜撅亡之虞戰酣無存變之意
蒼黃顛仆將於我手亦足以暴威武於天下償洪稜於
寶翫五十年間犬羊逷迹不敢覬邊以取當咸皆失墟
而遠客勳哄古烈名垂壯籍初
睿宗省書
癈朝問故流悼倍其心而大其節哀其殁而念其忠褒
贈開府儀同三司安北大都護俾給事中倪若水乘驛
弔祭命許國公蘇頲爲之文以致意焉輕車介士塵兒

屬將飾柩護喪封墳臨葬公之道閱年初九歲　詔復
朝散大夫尚輦奉御特令中貴扶入內殿意苦而羸形
絕地辟哀而迸血沾衣左右動容　上亦
歔欷因攜而謂曰此去病之孤吾當壯而將之万戸侯
不足得也衣之以朱紱錫名曰忠嗣部曲主家後宮收
視每隨諸王問安否獨與　肅宗同卧起
至尊以子育儲后以兄事公亦唯專唯直不傾不
墮未嘗廷日孰云有過每歲　天子口戎整旅冬
狩秋田翼鑾奉車越莽凌阡捨麟長楊掩兎黃山蹙履
輕狡流離往還斫鼎益奮搏撓無前出而有獲多不自

賢 上旣知公有日磾之純固加李廣之材氣義形於主確然秉志少而侍中處不省事乃論守代州別駕大同軍戎副于法大豪閈門自斂賣功老釋俯伏聽令涼秋八月乘乾草腓方佯白登外馳突長城下單戈指虜輕騎犯胡有向必摧能當輒破往往射鵰者居公掌握中匈奴憚遏不敢抗□ 肅宗□上泣曰王忠嗣□材敢戰必恐亡之卽日徵還守未央衛尉入侍之歲將方就冠 元獻皇太后降家人之慈盛擇配之禮命之主饋恩情甚厚公以警恥未雪激憤逾深每對案忘餐或獨居掩涕

懿宗雖欲大其伸而全其屈終亦覩其志而感
其衷俾以中郎將官從徐公蕭嵩出塞但使通知四夷
事飽習軍陣容不得先敵行無令當一隊且有後命貞
其天關杌戈假寐如　詔三年及徐公將入覲京師改
轅張掖公口匚以歸報顧一甘心乃候月乘風卷旗鞭
馬精兵七百駕深入爵摽川遇贊普牙官踐更角武戈
鋋山立介馬雲屯霧雨忽開旌旗相接將校失色猶欲
引馳公謂一足未移追射且盡無敢妄動觀吾破之乃
超乘貫差當前皆靡吐蕃九將臨高整振盜陷胃走廢
曲折廻旋取白馬於衆中拾大黃而益振肩倚膝踦蹈

藉歷圯畚軼機駭群擠亂墜提刀四顧如土委地綱決
網漏逋誅久矣既伐且吊當而勿喜芟夷之又蘊崇焉
係纍之亦焚燎焉執訊獲醜何啻數千牽牟孶駒殆將
萬計擁戎州以入塞積京觀而徐廻幕府上功貳師奏
狀
上益歎息　詔令凱旋
天子御勤政樓親閱軍實太常稽憲度奬授執金吾
上亦多元戎因爲右丞相仍令圖寫置於座
隅自茲厥後恒當重任趙承先之敗於怒皆也隻輪不
返公度紫乾河虜其全部復失亡之東重杜希望之輯
鹽泉也戎侵宇下三師受擒公獨潰堅圍護經時之板

絫信安王之臨遼碣也用武於盧龍塞朝鮮盛列壘之
功口光乘之征駱駞峽也會援於李陵臺河朔受全軍
之惠初佐戎關隴分鎮河湟一之歲拔新城走莽布支
烽壘燒積聚二之歲開九曲奪三橋梁洪河浒西海縱
雷鼓勇士厲指盞振燿傍偟塞衰開元之末擁旄汾代
天寶之始兼統朔方獯鬻聲離九姓橫叛大單于控弦
度漢聲言口附拔悉蜜引弓乘後剋口會師中使遽聞
　帝思返蕩受降盡狄屈指猶遲亟決急
裴　天書百下公以爲出壃之任得守便宜冒頓
北方之強未當屈折叛胡畏服大種不輕用兵勢闊言

甘可虞他變盛師臨木剌致饟出蘭山含垢并容兩存
口口全口口重閉壁堅營無名王大人到轅門受事絕
單車疋馬報候吏前期防密慮周詐窮情見果脅廬棨
縣將侵鎬及方右地郅支已解仇交質幾欲圖成大禍
寧唯獨化未醇於是設間以散其從肆誅以離其約二
虜不合道口遠舍　天子使繡衣御史問後將軍
不念中國之費乘機之速其十畏憍優遊之故且陳支
解戎親之謀苟事得其中如將軍素料又何奴何時可
滅公像對不爲之虜易以計破難以兵碎彼有乖離之
漸我知貪利之戒威加幽荒武暢陰海口口歸德不二

三歲因白遲留未決之狀脩列平戎一十八策並書還報從公所畫突厥前有畏漢之偪後有事讐之恐縮朝還從散亡貧破遭羅寇隳之患傍緣諭告之辟朝不及夕以俔王師受言而去者什二三委薪而降者五千帳明年秋引軍度磧定計乘虛至多羅斯壞巢焚聚撈洎昆水下將降旗皆倒戟自殘輿尸請命斬白眉可汗之首傳置槀街繫葛督祿娑匐可敦獻於闕下阿波達干持愛妾宵遁乘六贏突圖嘯聚東蕃迫脅小種立烏蘇爲君長自尊任爲賢王保薩河口以據丁零古塞謂中國有磧鹵之限官軍無可到之期按甲休徒擊鮮高會

思歸故地卒復大名間歲方暮嚴冬仲月公出白道誓衆自單于北伐俾僕固懷恩阿布斯為鄉導虎視井泉命王思禮李光弼為遊軍收羅服聽顧万里若俄頃過山川如枕席豈百舍之敢休不再旬而履狄夜駈胡馬暗合戎圖自丑至辰頭駈而縛乘無物故士蓄餘怒觸虜全國永清朔土告類上帝薦功 皇祖三代之盛從猶孔熾方叔吉甫駈之而已勣霍從衛蒙亦終斃口口築怨縻漢償費雖張怨列三城衛公擒頡利幾遇乘冰之勢但雪渭陽之恥則自命將已來肅將天刑誅而不伐素定廟勝陣而不戰龍荒絕責種大漠無

王庭恢武節而振天聲未有如公之比公始以馬邑鎮軍守在代北外襟帶以自隘并奔衝而壓國河東乃城大同於雲中徙清塞橫野張吾左翼朔方則并受降爲振武築靜邊雲內直彼獯虜巨防周設崇墉万堵開陽閈陰拓跡爰土藏山掩陸磅礴固護西自五原東暨濊陽南並陰山北臨大荒聯烽接守乘高擠要塞風揚沙絕漠起烏悉數於瞬息傳致於晷刻麇麚不得雜其象秋毫無以逃其狀矧襲侵與牧馬敢淩遠而南向冰河風牲車甲鱗萃誰何麾理千長百帥秦將蜂於降虜漢卒羈於戎騎公乃衡懸華夷勢分衆寡由中制外長御

遠駕恢我朔邊有如彼圖難於易又如此當秉鈞之顯
國也巧文傷詆網密事叢借公爲資動指　國本
諷操危法言酷意誣雖丞相置辭猶繫獄吏而貫高長
者竟出吾王成公請居人無不恨方逆胡之地亂也意
并河東偶築權武常山臨代飛狐扼塞制夷夏之兇撫
峭函之背徵劉請助邀公赴會將欲詭遇買歡冀得兵
留鎮殺公先期應　詔未覲而退奏論本末之難指切
未然之戒見辭洩漏凶黨交宮搦抉排折俾公終敗公
之始仕也自家移孝孤貞被識策慮奮發義勇倡僥其
受任也厲三軍之氣同万夫之力致誅則百蠻竦振武

則暴強服支離約已盡悴事國嗚呼哀哉惟公明邁激
覇信廉仁勇機敏神速內和外重處盛權不得以非理
撓臨大節不可以危亡動道將世迕器與時屯折衝猷
難之臣旅蹕及身不淄不磷之堅挫於刀筆之前此慷
慨義烈之士所以掩泣而流漣剡我依仁受賜託姻逮
子守官兼策司勳運恒功在誠存理寃明沒河渭蒼口
古原左掌太華邪睨鴻門刋銘路隅庶慰精魂其詞曰
古人有言兵者凶器戰實危事三代爲將道家所忌得
非好勝樂殺欺降嗜利絕域到李杜郵悲起每原始而
要終吾固知其所以溫溫淸源幼穉　聖君勇必

顧禮質而能文摧剛爲柔蹇口解紛破虜忘口平戎讓
勳肅致天討義誅不順密謀神斷四同六奮火烈風掃
蓬驍電震捨服解網知成示信首膽歸堯三苗格舜有
守矜功謂之不克并埋木刋孰云非賊唯後將軍古訓
是式先計後戰貴和賤力哀勝不敢持全制極遭羅口
故頻僻反側蒼鷹厲吻雛鷟爭食顛倒訴邁汨陳白黑
威暴都頓功寮即墨浩歌滄淚飲恨南國希仁聖之遐
暢兮亦管誅而蔡殛謂賢哲之悔亡兮顏與冉又不得
極尊周而滅項猶存功而掩慝苟思人以愛樹將十世
而宥直如爲虜而報讐使口議而失職顧洴城以流慟

投潘誄而太息賈生徒驚於紛纒北叟焉知其倚伏松
凋玉鉄直冈貞彌竟埋于將終碎明月宿草陳根蕪沒
蒼墳垂清風於頌石與終古而存存

大曆十年四月三日建

唐朔方河東河西隴右節度使清源公王忠嗣碑所
記事與史不甚異其文詞瑣冗無足多者縉于書稱
名家與李邕相伯仲弇州山人稿

忠嗣歿于天寶初碑立于大歷十年元載撰文王縉
書載忠嗣女夫縉王摩詰兄也石墨鐫華

清源不獨忠勇敢戰其策石堡料祿山皆深謀早見

非一將之識也獨爲林甫所惡陰使誣告明皇不察論死非哥舒翰以官爵贖罪幾至不免然猶貶死史稱工於謀國拙于身圖其然哉元載清源女夫也其筆力庸冗固爾不言林甫排陷何也史稱忠嗣華州鄭人碑稱華陰人碑豎州城西三十里赤水道南又南高原卽其塚也余猶及佈氈其下頗極穹窿追琢之妙非今人可及側刻水獸尤奇異怪偉益令人遠想唐人畫蹟不覺色飛萬歷間渭南崔令君邦亮忽移置縣城之西道北不知何故 金石存

按忠嗣初名訓賜今名李林甫惡之陰使人誣告欲

奉太子帝怒付三法司鞫治應死哥舒翰請以官爵代贖罪貶漢陽太守久之遷漢東郡年四十五而卒碑多不詳忠嗣功在社稷知祿山有亂萌不免以讒死史官惜之碑文宏麗其敘述處多與史合至云借公爲資動搖國本成公謫居人無不恨以四語易史傳數行微而顯矣金石後錄

王海賓戰死靑海西元宗育孤於禁中恩隆寵渥千載下爲之飲血況身受其賜者乎淸源之不爲身謀良有以也特元宗始辱而終薄始任賢而終信讒亦始治而終亂然而社稷無隕唐祚再安用舊日之部

曲成光復之大功其一念誠懇夫固有人人猜者矣

來齋金石刻考畧

史稱忠嗣與皇甫惟明輕重不得貶東陽府左果毅爲李林甫所惡貶漢陽太守碑皆不及之舊唐書敘元載王縉官爵敘詳亦無載封潁川郡公縉太微宮使齊國公事是史碑兩失之可互証而兩得之者也崇元館本崇元學天寶二載置大學士一人以宰相爲之領兩京元元宮及天下道院攷嵩陽觀聖德感應頌石臺孝經李林甫陳希烈等題名並同新史百官志及縉本傳並稱爲崇賢館者誤

關中金石記

按載封許昌縣子見於唐書本傳其進封潁川郡公傳卻失書王縉封齊國公新史亦未書也載以中書相領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縉以門下相領宏文崇元館大學士史所謂宏文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也崇文館置大學士則百官志所未詳吐蕃者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音轉爲吐蕃故碑稱吐蕃爲禿髮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舊書忠嗣太原郡人家于華州之鄭縣新唐書云忠嗣華州鄭人今案碑五代祖隨周武帝入關若馮翊掾因徙家于鄭今爲華陰人所錄較詳于史而史特

就其占籍之始言之宜豯之此碑爲據也紀功與史同然其文頗贍麗可喜盡亦所謂當時體也碑僅磨泐數字細推皆可識唐石刻之幸完整無缺者如是碑亦不多見其爲後人取資多矣長堂金石跋

按碑叙忠嗣先世但有六代祖五代祖述其由太原祁徙家華州鄭之由而不稱其諱下云皇考諱海賓而不及其高曾祖唐書宰相世系表太原王氏有大房二房皆無忠嗣名故其先世無攷父海賓舊唐書云爵太谷男碑不書新傳亦無兩傳皆云贈左金吾大將軍碑作開府儀同三司安北大都護

舊傳又云開元十八年又贈安西大都護恐碑云安北卽此也碑云元獻皇太后降家人之慈盛擇配之禮命之主饋恩情甚厚元獻太后者元宗后楊氏生肅宗及寧親公主其後寧親下嫁張說之子垍碑所謂擇配主饋之語所未詳也其餘碑敘歷官戰功諸事蹟大較與兩傳合而文繁句冗意爲辭掩讀之不易了了碑無歲年以舊傳攷之在天寶八載其贈兵部尚書在寶應元年而碑立于大歷十年則距其薨二十七年至撰書者元載王縉其同居相位亦在寶應廣德之間則自撰書嘗

在其時書後又距十餘年而始立石也

眞化寺尼如願墓誌

石高廣俱二尺二寸八分二十七行行二十八字蓋題唐國師故如願律師謚大正覺禪師誌銘十六字並正書

大唐眞化寺多寶塔院故寺主臨壇大德尼如願律師墓誌銘并序

勅撿挍千福寺法華道場沙門飛錫撰

隴西秦昊書

大曆十年歲次乙卯五月廿九日律師薨于長安眞化寺之本院律師法諱如願俗姓李氏隴西人也申公之

奠務傍之盛實以寶乎律師天生道牙自然神秀十一

詔度二十具圓弥沙塞律其所務也分既之義不

殊折金之理斯在律師僅登十臘聲實兩高遂臨香壇

許不見允望之儼然即之温然其慧也月照千潭其操

也松寒萬嶺乃曰威儀三千吾鏡之矣度門八万復焉

在哉遂晉以羅浮雙峰無生之觀位居元匠矣

我皇帝纂聖君臨千佛付囑　貴妃獨孤氏葛覃蘊

德十亂在　特受道　紫宸登壇　黃屋因

賜律師紫袈裟一副前後所錫錦綺絹帛凡數千疋以

旌其高蹤乎盈庭了無是相道何深也由此　初書

曇彥　中使相望　御馬每下於　雲霄天花屢點於玉砌締搆多寶塔繕寫道華經環廊繚垣金刹熠耀顏題　御札光赫宇宙皆　吾君之特建亦貴妃之爲　國宏哉噫律師擲鉢他方應遂還於靜室散花上境何便住於香天顏貞如生若在深定曲肱右脅湛然已滅春秋七十六法夏五十六具以上聞

皇情惻焉中使臨吊賻贈之禮有加常等律師累聖欽君三都取則意濟江海心閑虛空而今而後習難繼美於戲　六宮誰投其影寶八部孰示於衣珠覺路醒而卻迷人花茂而還落哀哉弟子長樂公主与

當院嗣法門人登壇十大德尼常眞勑賜弟子證道政
定證果寺大德凝照惠照凝寂悟眞資敬寺上座洪演
寺主孝因律師眞一遠塵法雲寺律師遍照等凡數千
人則懿戚相門愛道花色而爲上首忽喪宗匠如覩鶴
林即以其年七月十八日奉　勑法葬于長安城
南畢原塔之禮也素幡悽於道路丹旐慘於郊扃式揚
國師敢爲銘曰
紫袈裟者彼何人已了如來淸淨身登壇不向　明
光殿去去應超生死津
廣平程用之刻字

按銘云律師甍于長安真化寺師諱如願俗姓李氏隴西人也申公之裔僧尼之化未有稱甍者此如願爲隴西人又爲申公之裔必是宗室之女故其化也稱甍以別之唐書宗室傳申公集考銘又云貴妃獨孤氏葛蕈謚德十亂匡將葛覃作葛蕈始借用字獨孤氏爲代宗貴妃大歷十年甍追冊爲皇后謚曰貞懿唐書后妃傳不詳獨孤氏之甍在何月此銘則云律師甍于十年五月葬于七月而文稱獨孤氏爲貴妃可知獨孤氏之甍在七月以後矣銘又云弟子長樂公主主爲肅宗長女始封長樂從

封宿國下嫁豆盧湛傳不云其師事如願也銘又

云奉勅法葬于長安城南畢原長安志畢原在萬

年縣西南二十八里法葬二字始見于此

裴遵慶碑

碑拓下截未全不知所缺幾字廣四尺

四寸二十四行字數不計正書在洛陽

□□□□□光祿大夫□□□□□□□□東郡

貞□□□□□□

朝議大夫□□□卿□國史充禮□□□□□

□□□國楊綰文

易坤之爲義臣道也君子履之文言曰直方大不習□

不利又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然後以黃中通理
之道闕下終則受黃裳之吉矣安貞應地者其順矣乎公
□□□□□□□□□□□□在□爲伯益若予上下
在周爲非子闕下□□□□字重□□□□□□□因其
生也濟物之慶垂名□□□□□□□□□河東著族
其後始大以至于大闕下逮先考贈司空□□　君重之
以明義廣□□公公少而□□□□□□□□□□□
於近究末而必慎其初嘗□闕下□足以盡□則□然矣
介是者君子之所□□□□□□爲寶□□□□□
□□而不察解禍以門蔭授興勢陵闕下□之功用刑者

必求其意□法者□極於文□□□□□疑□□□
□□□□□□加徒沒辭□翻動文致於理下闕體□自
前脩□批案云才辯不足□人威力不□□□□□□
□□□□□□省□□□□□□□別曹奪已□之下缺
□外□轉司勳吏部郎皆掌曹事前古宮省而久任中
代□□□□□□□鄉里之□□□□□□□掄材之
重專下闕□□□萌雜□隱匿□環訛爲□結投刀不惑
應茲而□□自□□□不自尊其□□□問望已□於
公輔矣丁內下闕□太守外□□□中權□擾私欲□求
不給則□□□貶守□□□□稱惜□□□□□郎中

至德初□□賊庭將闕下賀於朝□拜給事中累遷尚書
右丞兵部戶部□按吏部□郎□□之後以擢□□□
□之道□而多端公鑒以□闕下季除吏□侍郎平章事
時寇戎未平□國多務□以數變生害穀以不通爲念
公□□□□敬□之信不擅其利不闕下則□而□濕雅
□浮詭□□矜伏諷諫見□□□內權□□□□□爲
文□惟左右近□□記削□之疏數萬舛其闕下食一百
戶又追先□□之德寵贈亞司以□勉焉公以季嘗賜
杖虞有懸車不矜□□□□□辭守官之節固請退闕下
上難□□至□太子少傅又以官制□明選曹來舊還

除吏部尚書遷右僕射再□□□□人願也公咏順積
中□闕下欲進之□及踐大任蓋自喜之色當其末可審
其體而能安當其可蹈其□而不失每□安危故事輿
替舊章論同闕下□極上列祭□實賦養不加厚謙以自
持酒醴之歡儉故能廣林泉之□□□□□惠愛以合
親施舍以周給古之闕下以大曆十季拾月二十九日薨
於□季縣升平里之私弟以明季二月二十□日□□
于東都萬安山之舊塋　□謚曰□□□公禮也
詔使□□爲客護喪卿大夫庶僚百吏追送于國門
之外生榮殁哀人理至矣有子太子闕下□踐德之□□

□抱□之□□□之義以文見託論譔□□□□不□
其銘曰
天生萬物有彝有則人之秉彝好□□□□空之天古
訓是式知□知□有嚴有翼慤善同寅敬□奉職五刑
恤□闕下□□是力□□□□□□□□□□□□□□
其直是非□□□□□□□盈虛與時消息□□□
□哀榮同域闕下
右唐裴遵慶傳唐書列傳載遵慶所歷官甚爵略以
傳考之其尤著者自吏部郎出爲濮陽太守貶符陽
郡徵拜禮部郎中而史不載肅宗朝拜給事中累遷

尙書右丞兵部戶部侍郎再授吏部而史但言爲吏部侍郎而已又史云遵慶薨時年九十餘碑云年八十五碑云遵慶諡貞孝而史無之皆其闕誤也金石錄

寶刻類編有右僕射裴遵慶碑云楊綰撰盧曉隸書大歷十一年二月立在洛今碑缺年月及書撰人名知即是也碑記遵慶歷官詳于本傳云以門蔭授典寧陵丞叅選大理丞外口轉司勳吏部郎丁內難去職免喪以太守外口至德初口口賊庭將趨行在故太尉清貲於朝遽拜給事中累遷尙書右丞兵部戶部口校吏部口郎黃門侍郎平章事執加金紫光祿

食一百戶□□太子少傅□□吏部尚書遷右僕射并領□□云云皆與史不甚異遵慶有二子向會宰相世系表云向吏部尚書會都官郎中中州金石記

裴府君遵慶唐書列傳並取之此碑而載此君歷官頗備畧金石錄已指其疎然碑言轉司勳吏部郎又遷兵部戶部侍郎傳並亦未之及趙氏既摘言兵部而戶部仍不為傳文舉遺當更依碑為據也碑于論蕭克濟罪案云才辯不足聚人今傳以才辨作財賦語太爲易恐失其實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拓既不全而存者文多缺泐如金石錄所

稱自吏部郎出爲濮陽太守貶符陽郡徵拜禮部郎中薨年八十五謚貞孝趙氏皆及見之而今盡泐矣碑前但有撰人楊綰而無書人恐亦泐也碑題尙存貞字當卽是謚貞孝之貞字也唐書宰相表及楊綰傳綰以大歷十二年遷太常卿充禮儀使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兼修國史今碑於楊綰結銜但存朝議大夫字卿字國史充禮字可據傳以補碑之缺也新書裴遵慶傳云字少良此碑有字重二字似其字上爲重字非少字然碑上下皆泐不足据也碑

不見其敘上世但云逮先考贈司空而不著其名
兩傳又不敘其父宰相世系表則遵慶之父諱惓
字翁喜杭州刺史河東縣男而不載贈司空碑云
批案云才辯不足口人威力不口口口据新傳舊傳
無云邊將蕭先濟督役苛暴役者有醜言有司以
大逆論遵慶曰財不足聚人力不足加衆焉能反
此傳語如是也而援堂辨之云今傳以才辨作財
賦語太竄易恐失其實不知援堂所据何本唐書
而以才辨作財賦也碑云食一百戶又追先口口
之德寵贈正司以口勉爲此敘其封邑及贈父司

空之事是時遵慶將告老則已官尚書右僕射何
以祇食一百戶疑碑有訛渺也碑云薨于萬年縣
升平里之私第長安志昇平坊西北隅有東宮藥
圃尚書右僕射裴遵慶宅注引國史補曰遵慶罷
相知選朝廷優其年德令就第注官自宣平坊牓
引士子以及東市兩街時人以爲盛事此可補碑
傳之所未及也

王履淸碑

碑僅存上截連額高六尺六分廣三尺四寸
二十三行每行字數無考正書篆額在高陵

唐故同朔方節度副使金紫光祿大夫試太常卿兼慈

州判史汪府君神道碑

朝散大夫行河中府功曹參軍上柱國賜魚袋上谷

侯冕撰

府君諱履清字履清京兆萬年人也王惟聖後系出田

宗闕下也五代祖立行工部郎中更靈夏鄜潭等四府都

督封晉陽闕下早世考尚賓歷原州參軍事定遠城兵曹

參軍賜金紫光祿大夫闕下藝尚德業脫略諸子憲章五

經處吏事也能果斷居朋友也無忌闕下以桓文之勳伊

呂之重開建大府　邦家長城知其名而辟之闕下

中幽寧三道營田等務致使後來難繼前政□慙豈止

充牣當時苟（下闕）力寘夫恤弟疾篤割其股肉則所部靡
草上之風矣秋麥兩歧靈芝（下闕）旌別府君課効多此類
也以前後功累遷官凡十五任而至金紫光（下闕）汾陽王
以吉昌濁河上流邊郡善地戎州夷落易動難安示言
緝綏（下闕）帝可其奏仍乘傳之郡又敷興術載底吉祥猛
獸渡河而去境感我善（下闕）兩穗卿雲炳而五色瑞圖騈
披臺使攸届於是歸禾之　詔藏在（下闕）命賢愚同
歸以大曆十一年正月廿四日遘疾不起薨于官舍之
正寢享（下闕）兄履堅朝散大夫守豐州長史弟履濟朝散
大夫守慈州別駕長子綸朝（下闕）葬合度以十二年二月

廿日還葬于高陵之奉正原禮也名戚於代官達於闕下
匪敢愧詞廼爲銘曰
聖祀百世弈世其昌有嬀之後言育于姜陳宗不守命
氏惟王滔滔秦淮爲我闕下世濟其美芬芳竹素跌宕杞
梓君家盛事不可勝紀　天步未淸闕下上介部
有仁兄岐嶷挺秀靈芝發生　邊郡近胡邑無完郛荆
棘誰剪豺狼未馴闕下皇帝曰俞　下車幾何畏愛更作
允文允武爰究爰度裔牧新秦謳歌簫闕下嶽孝子負土
嘉禾有畔吉凶同域生死一貫倏忽長逝嗚呼永歎
舊业還葬遠道闕下日羽葆秋煙一掩黃泉于萬億年

大曆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建

太

按文云恤弟疾篤割其股肉是兄療弟疾而割股和藥也此事世不多見因拈出之

高力士殘碑

碑僅存上截連額高六尺四寸五分廣五尺三十行每行字數無考行書額題大唐故開府儀同三司贈揚州大都督高公神道碑二十字篆書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兼內侍監下闕

尚書駕部員外郎知 制誥韓下闕

初有適越者請觀南方之樂主人為之歌焉賓曰遠矣

闕下後衰而復起一飛冲天伯服有予不在外其為中貴乎不在闕下馮之先有自北而南者自宋懷化□業以至於盛五嶺之表推□闕下子智戣為高州刺史智戴為恩州刺史智□為潘州刺史咸有□闕下與位象賢□禮注祀守封且有備□□□代祿使有□□□□察□闕下天子質錫類之恩覽先賢之狀初贈潘州刺史又贈廣州大都督闕下侍玉階　則天矜其覆巢知必成器選內官而母之命近侍以闕下宛大寶不利王室已成禍梯纘宗□然提劍而起公實勇□闕下卿宰臣因以決事中立而不倚得君而不驕順而不諛諫而不犯闕下也公弱

口之日太夫人口口于南荒服邀陳晨昏問絕折芰之
教闕下而至稱觴拜慶兄弟鴈行自閩徼而就養口城當
代罕有終堂之闕下官卑乞迴所授　上允其請時議
稱多君子曰此所謂事親之闕下車駕幸三山宮　天
子講藝呈材威戎夸狄有二鵰食鹿口口闕下飲羽而片
雲徐下壯六軍而增氣呼万歲以動天　英主愜心
闕下而平之臨大事而有大功皆此類也口口口口土內
口今朝散大闕下首爲監遷冠軍鎮軍輔國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封齊國公闕下使歷官口任五十餘年從
蒙塵口口口口口口口歸長安一心貫闕下可得而聞口

上□初□□請□□□□□□□□之心常在 魏闕下闕
□州龍興寺享年七十有□□□□□喪至於滅性斬
□之痛何闕下陪葬 泰陵□□□□□□□□□日安
厝成其志也夫人呂氏闕下而不遷嗣子□□□□前將
□□□南海郡開國公□悦禮謂猶□闕下旅有加□□
□□□□貞□□文用紀□陵之側 大君□命□
闕下
惟公之□南 □□□□□□家傳擁旄有馮之後遂
肖子高 惟闕下惟公之□出入 □□□□□事 階
歷日□歷載五紀□□ □闕下惟公之□達于□□

口口万里自越阻京爰及風樹口其哀榮　惟公下闕勲
會合風雲口口口口口口紛一麾而口克定口口
惟公之節口下闕口口　二聖旻駕口口口口哀而遂
口口口黄口　惟公之葬　泰下闕
大歴十二年歳次丁巳五月辛亥朔十一日辛酉奉
勅口

右内侍監高力士碑石已中斷失其下截每行止存二十餘字文稱馮盎子智戣爲高州刺史智戴爲恩州刺史智玳爲潘州刺史攷唐書盎傳惟有智戴及智彧無智戣智玳亦不云智戴爲恩州刺史皆其漏

畧也史稱寶應元年力士自巫州赦還見二帝遺詔北向哭歐血而卒不云卒於何所此碑云朗州龍興寺書其卒之地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載力士蒞官遷冠軍鎭軍輔國驃騎大將軍舊唐書本傳不紀鎭軍輔國唐書但云累驃騎大將軍皆于文爲畧力士幼與母相失唐書云嶺南節度使得之瀧州汲古閣本作瀧州舊唐書云嶺南節度使于潘州求其本母麥氏送長安兩地微異考力士旣爲潘州人則母先失而後歸士嶺南節度訪而得之亦或然也舊唐書寶應元年三月會赦歸至朗州遇流人言京

國事始知上皇厭代力士北望號慟嘔血而卒蓋哀
隕即在朗州矣碑云薨于朗州龍興寺較史更爲詳
實授堂金石跋

按碑云口竊大寶不利王室已成禍梯元宗口然
提劍而起公實勇口此即傳稱先天中預誅蕭岑
等事唐書元宗紀開元元年七月太平公主及岑
羲蕭至忠竇懷貞謀反伏誅傳稱力士以功超拜
銀青光祿大夫行內侍同正員碑載車駕幸三山
宮有二鵰食鹿又云飲羽而片雲徐下壯六軍而
增氣呼万歲以動天此似從幸狩獵等事而兩傳

皆不書碑文又泐不能得其詳也碑云夫人呂氏舊傳載開元初瀛州新傳作河間呂元晤作吏京師女有姿色力士娶之為婦碑又云嗣子□□□□前將□□□南海郡開國公□悅禮此是力士之嗣子名悅禮爵南海郡公者兩傳亦不載舊傳稱力士卒于寶應元年二月銘詞有二聖晏駕之語二聖謂元宗肅宗也碑立于大歷十二年距其卒十六年蓋代宗時追念其保護先朝之功贈官陪陵而表其墓也

李元靖先生碑

碑已斷裂約高一丈餘廣三尺二寸五分厚尺四分四面刻前後各十九行兩側各四行行皆三十九字正書在句容縣茅山玉晨觀

有唐茅山元靖先生廣陵李君碑銘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撰并書

先生姓李氏諱含光廣陵江都人本姓弘以孝敬皇帝廟諱改焉廿一代祖宗江夏太守避王莽徙居晉陵遂爲郡人高祖文疑陳桂陽王國侍郎曾祖榮皇朝雷州司馬祖師龕隱居以求其志徙于江都父孝威博學好古雅修彭聃之道与天台司馬練師子微

爲方外之交尤以篤愼著于州里考行議諡曰正隱先生母瑯邪王氏賢明有德行先生孩提則有殊異晬日獨取孝經如捧讀焉爾雅丱好謝虛誦習墳典年十八志求道妙遂師事同邑李先生遊藝數年神龍初以清行度爲道士居龍興觀尤精老莊周易之深趣執卷過哀口不嘗甘旨之味食唯蔬麥而已封植膳羞皆出其手號毀骨立親族莫不傷之開元十七年從司馬練師於王屋山傳受大法靈文金記一覽無遺綜覈古今該明奧旨元宗知先生得子微之道乃詔先生居王屋山陽臺觀以繼之歲餘請居茅山纂修經法

頻徵皆謝病不出天寶四載冬乃命中官賫璽書徵之
既至延入禁中每欲諮禀必先齋沐他日請傳道法先
生辭以足疾不任科儀者數焉　玄宗知不可強
而止先生嘗以茅山靈跡蕪將墜眞經祕籙亦多散
落請歸修葺乃特　詔於楊許舊居紫陽以宅之仍
賜絹二百疋法衣兩副香鑪二具　御製詩及序以
餞之又禁於山側採捕漁獵食葷血者不得輒入公私
祈禱咸絕牲牢先生以六載秋到山是歲　詔書三
至渥澤頻繁輝映崖谷初山中有上清眞人許長史楊
君陶隱居自寫經法歷代傳寶時遭喪亂散逸無遺先

生奉　詔搜求悉備其跡而進上之先時　睿宗將求大法請先生爲師先生竟執謙沖疾辭而還泉七載春　元宗又欲受三洞眞經以其春之三月中官齎璽書云其月十八日勅受經詰是日於大同殿絜修其事遂遣請先生爲元師并賜衣一襲以申師資之禮因以盤靖爲先生之嘉號焉仍　詔刻石於華陽洞吉以志之是歲夏五月隱居先生合丹之所有芝草八十一莖叢生於松石之間　詔俾先生与中官啟告靈仙緘封表進夏又　詔以紫陽觀側近二百戶太平崇元兩觀各一百戶並蠲其官徭以供香火秋

七月又詔先生既至請居　道觀以養疾九載春辭歸舊
山其秊夏六月前生靈芝之所又産三百餘莖煌煌秀
異人所莫覩先生又圖而奏之是歲冬又　賜先生於紫
庭別院館之十載秋先生又懇詞告老　御製序詩
以餞之十有一載先生奉　詔与門人韋景昭等於
紫陽之東㶏岡山別建齋院立心誠肅是夜仙壇林間
迥生甘露因以上聞特　詔嘉異初隱居先生以三
洞眞法傳昇元先生昇元付體元先生體元付正一先
生正一付先生自先生歫于隱居凡五葉矣昔揔叢妙
門大正眞法所以茅山爲天下道學之所宗矣於戲是

非可齊也物我均焉生死可忘也覺夢同焉如此者何
域心於變化之際哉先生以大曆己酉歲冬十一月十
有四日遁化於茅山紫陽之別院春秋八十有七其十
二月八日門人赴喪而至者凡數千人號奉冠舄遷窆之
于雷平山之西崦遷命以松棺竹杖木几水瓶香奩香
鑪置於藏內門弟子等仰奉嘉猷克遵儉德先生識忠
貞葆葉行高古道窮情性之本學冠天人之際所以優
游可曲儕為王者之師出入明庭特寵肩輿之賚
是知順風而問晉稱於黃帝望山而請今見於
發宗矣又博覽羣言長於著撰嘗以本草之書精明藥

物事關性命難用因循著音義兩卷又以老莊周易爲宗靜之書著學記義略各三篇內學記二篇以續仙家之遺事皆名實無違詞旨該博初先生幼季頗工篆籀而隸書尤妙客或賞之云賢於其父因投筆不書睿宗詔山人王珉強請先生楷書上經一十三紙以補楊許之闕先生能於陰陽數術之道而不以藝業爲能極於轉練服食之事而不以壽養爲極但冥懷素朴妙味元津非夫博大之至人孰能盡於此眞卿乾元二季以昇州刺史充浙江西節度欽承至德結慕靈徽遂專使致書於茅山以抒誠懇先生特令韋練師景昭復

書於眞卿恩眷綢繆足勵超然之志然宗師可仰皇紫
府而非遥王事不遑寄白雲而依違泉大霧六年眞卿
罷刺臨川旋舟建業將宅心小嶺長庇高蹤而轉刺吳
興事乖夙願徘徊郡邑空懷尊道之心瞻望林巒永負
借山之記而景昭泉郭閟絕以先生茂烈芳猷願銘金
石乃邀道士劉明素來託斯文眞卿与先生門人中林
子殷淑遐名韋渠牟嘗撥采眞之遊緒聞含一之德敢
強名於巷黨曷足彝於鴻蒙其詞曰
抱一混茫人之紀綱先生以之氣王神凝乃敬元旨元
門以彰乃爲帝師帝道惟康甘露呈瑞靈芝効庥上士

云惑 高風載揚 鶴返仙廟雲辭帝鄉 退歸而老妙識行

藏德本無累道心 有常寔曰形解孰云坐忘伐石表墓

勒銘傳芳谷變陵遷厥跡弥光

大曆十二季夏五月建 渤海吳崇休鐫

紹興丁巳五月十有四日大風折顏碑雲溪沈作舟

扶起之

魯公好仙術不特書麻姑壇已也按李含光者陶隱

居裔凡五世其事絕無可紀獨人謂其隸法勝乃父

遂斷不作隸差近學耳 弇州山人稿

茅山元靜先生碑一 顏魯公楷書并文一 柳識文

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世號三絶碑俱在直隸應天府句容縣茅山考槃餘事

碑稱隱居先生以三洞真法傳升元先生升元付體元先生體元付正一先生正一付先生自先生距隱居凡五葉矣今考之隱居先生者梁陶宏景升元爲王遠知體元爲潘師正正一爲司馬子微三人唐書有傳惟元靖無之予嘗遊茅山至玉晨觀其前有雷平池池南爲伏龍岡元靖葬其上碑今在觀中四周皆刻文字道士以亭覆之金薤琳琅

予嘗遊茅山過雷平池登伏龍岡弔先生墓慨然有

遺世之想碑中所謂靈芝甘露固不可復得郎郡岡
山齋壇仙院亦改舊觀惟宮碑屹峙巋巍至今金石後錄
顏公以大歷六年罷刺撫州七年九月至東京除湖
州刺史十二年爲此碑於時年六十有九先是乾元
二年由昇州刺史充浙西節度使兼江寧軍使致書
元靜與之締交越十年而元靜死又八年而公爲之
作碑留元剛年譜系碑於大歷八年誤也是年春三
月元載伏誅召公爲刑部尚書而此碑書於五月猶
稱湖州刺史嘗由刑部尚書之命猶在五月後耳
原碑斷於宋紹興七年丁巳不知何時毀去今茅山

所有碑乃是覆刻筆畫細瘦全乏魯公雄健之氣且字之訛者七十餘處而原碑不可復得矣虛舟題跋

乾隆壬子秋錢辛楣先生語予云向游茅山至玉晨觀訪顏魯公書元靖先生碑已糜碎尚存二十餘片道士不知寶愛委諸糞土瓦礫之場恐妙蹟不復留人間矣前出游山記示予予竊惟辛楣以訪碑出游隨處表章舊蹟而茲復向予諄諄者蓋以拾殘補缺爲守土者責也予公冗不暇入山札句容縣學兩廣文徐君彬俞君獻搜尋殘碑督工椎搨越月來報言此石見存觀中者半屬疊床支竈砌地鋪階及附近

居民家供在書案者檢來共得二十三片當運至學
舍藏貯但四面刻字難以架空磊竪並鄒到搨本六
十紙計存一千四十餘字經辛楣詳加考訂其完全
之字僅得七百六十有六其殘缺者正面三百六十
一字右側八十六字背面三百三十三字左側五十
九字計共殘缺字八百三十有九以硃書補注之適
賈人挾此碑宋搨本至其文字與辛楣考訂無異而
神采尤爲煥發于且喜且驚豈知于相需之殷來索
重價耶抑魯公之靈默默相之耶乃償賈人直付姚
東樵以缺字鉤勒上石期成完璧又恐膠合以還舊

觀日久仍不免有摧裂之處今仍於玉晨觀中築石臺兩行將殘碑及補石分別大者爲一行小者爲一行排置臺上其兩行之頂亦砌石覆蓋俾免散失又以文字顛倒另縮小字勒碑於旁以爲後人敘次之據復建石亭以覆之爰偕僚友捐廉以襄其事茲因工竣而爲之記汪志伊記

按碑在茅山玉晨觀雲笈七籤紀洞天福地第八曰句曲山洞周迴一百五十里名曰金壇華陽之洞天在潤州句容縣屬紫陽真人治之江寧府志茅山在句容縣東南四十五里初名句曲山又名

巳山皆以形似名吳越春秋禹巡天下登茅山以
朝諸侯更名爲會稽茅山記秦始皇三十七年遊
會稽還登句曲今茅山北垂有良常秦望諸山以
始皇名也漢有三茅君得道於此因謂之三茅峯
梁陶宏景亦隱居此山道書以爲第八洞天第一
福地唐六典江南道名山之一曰茅山山以三茅
君得名漢茅盈元帝時隱句曲山學道遇至人授
以仙術盈弟衷爲西河太守固爲執金吾各棄官
來就兄皆得道世稱三茅君者是也玉晨觀在大
茅峯下舊傳高辛氏時展上公于此得仙其後周

有郭眞人巴陵侯漢有杜廣平東晉有楊眞人許長史梁有陶宏景唐有李元靜南唐有王貞素俱在此得道梁爲朱陽觀唐太宗時爲華陽觀明皇時爲紫陽觀宋祥符初改今額王圻續文獻通考仙釋考道家姓氏不載李含光歷代道家統紀惟載天寶六載五月詔茅山紫陽觀取側近百戶太平崇元二觀各一百戶並蠲免租稅差科永充修葺洒掃語與碑所載合但據碑則紫陽觀側近是二百戶續通考疑脫二字也其餘碑文所載俱無攷碑敘元靖先世二十一代祖宏不見於漢書高

祖文嶷陳桂陽王國侍郎文嶷陳書無傳桂陽王
者陳書列傳諱伯謀字深之世祖第十三子也太
建中立爲桂陽王七年爲明威將軍置佐史所謂
王國侍郎者蓋郎佐史之屬也碑云先生以大歷
己酉歲遁化己酉爲大歷四年道家諱世謂之遁
化始見于此碑稱元靖各種著撰惟本草音義二
卷新唐書藝文志著錄餘如老莊周易學記義畧
諸篇皆不載碑云先生工篆籀隸書客云賢子其
父因投筆不書是其父孝威亦能書也今檢書譜
無其名碑云眞卿乾元二年以昇州刺史充浙江

西節度唐官稱無浙江西節度据唐書顏眞卿傳是浙江西道節度使此碑舊文原是充浙西節度充字上泐一字殆亦碑賈宋搨本見有闕字因於浙字下妄增江字耳

金石萃編卷一百終